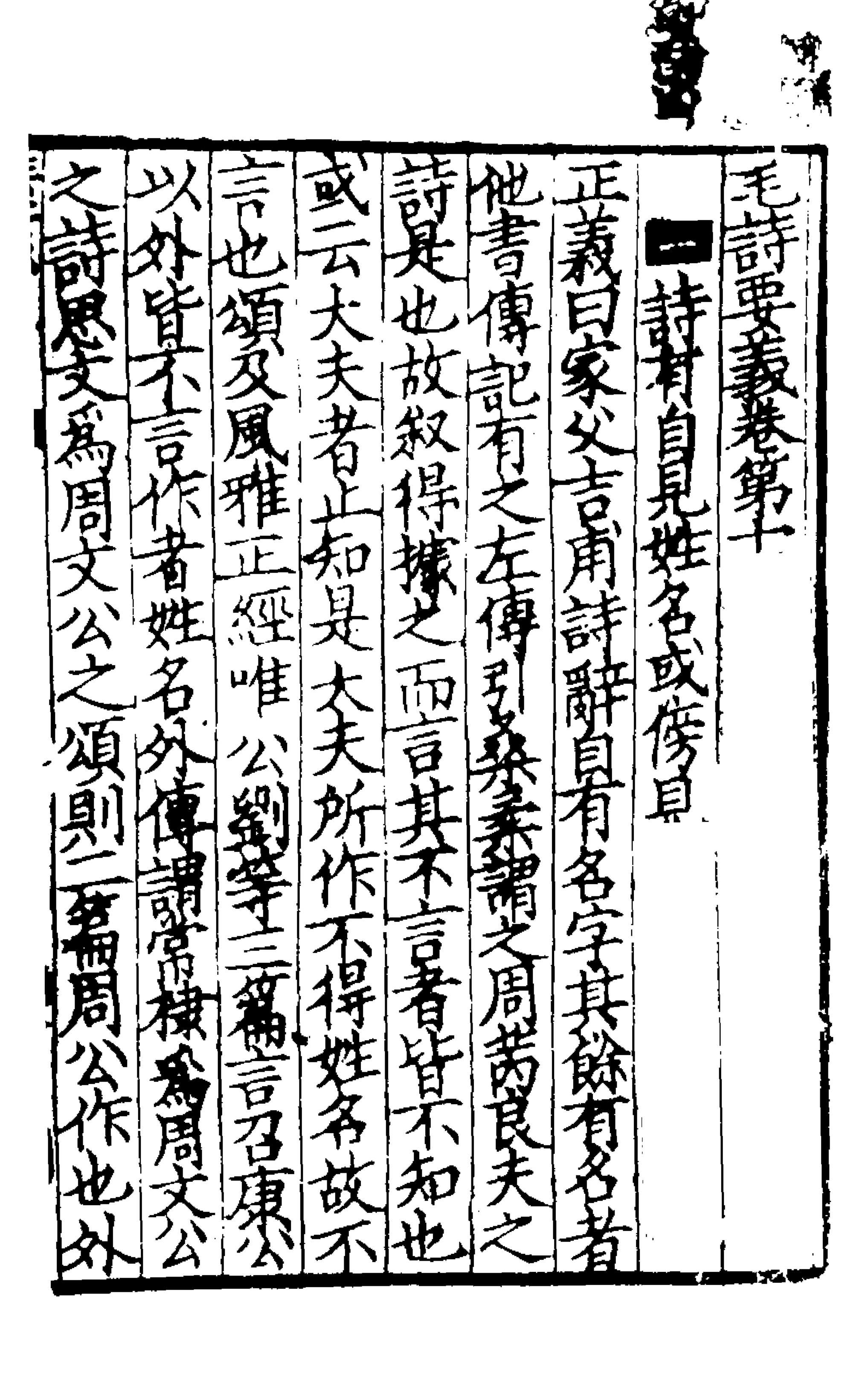
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

一 詩有自見姓名或傍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叙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

傳尚得言之叙者不容不知盖以正詩天下同
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
有王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
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爲
微臣不言姓名盖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録也推
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
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
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
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頌非常

特詩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

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二　如家父仍叔凡伯未必與春秋同一人

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

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

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

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

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卬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彼詩亦凡伯也言老夫不得下及幽王

【三】尹氏大師民憂而畏不敢戲談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四】雖云國既卒斬未至如東遷後

正義曰[illegible]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如是則

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

【五】周之氐傳讀從邸箋桎鎋之桎

正義曰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

七

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尊讀從邸若四時有邸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轄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六 褒姒遠人此姻婭不必專是其親

正義曰褒姒褒人所獻未有親戚可任幽王耽湎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

王[illegible]見
男[illegible]嬪
此任姻
[illegible]參看
發

婦言是用姻婭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婚姻矣而角弓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婚姻語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〇亂隨月生我憂如酲

匪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

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九 不自爲政鄭謂更授命二王辯之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正義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

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王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下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

十 四方蹙蹙言日見侵削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

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
雖使馳騁無所之也

二十

自稱家父猶寺人孟子不憚誅罰

正義曰作詩剌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
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
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
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
亦此類也

二十

正月若建寅固有霜此正陽之月

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
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
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
慝未作謂未有陰氣

二十 傳以臣僕為有罪箋并及臣僕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
之圜土以為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士無刑殺無罪并及其家
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玆麗刑并制
正義曰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
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箋以言并
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易
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
以爲臣僕

四十 召故老訊占夢言不尚道德信徵祥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

臣在朝侮侵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十五 以燎方揚寧或烕喻烕周者爲甚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正義曰於時宗周未滅見微知著

十六 墮女載乃請長者助言國危求賢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愉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爲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

十七 昏姻孔云毛謂妻黨周旋不能及遠

正義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然至此政令憂心慇慇然痛也

【八十】十月之交等四篇鄭云刺厲毛移此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離

鄭以豔妻非褒姒幽王刺褒非番

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
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
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正義曰
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
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
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
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
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
自撿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

父擅恣日月告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貴亦
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
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
主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
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
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
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
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

子之后非如由說邾溫不當以邑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據此篇爲厲王其

理歆明兩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
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
說巳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
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是一人之作故以
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
王孫毓疑而不能決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
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
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
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

月食日 [illegible]侵辛 一食而 有二象

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疏】詩言月皆夏時箋以此日食爲周十月夏

八月

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也一食而有二象

六三日有柔而皆為君辰有陽而皆為臣

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日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

六四鄭唯言卯侵辛緯又取休王剛柔

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謂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

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又
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强臣之
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强者陰陽之
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
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
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
王癈休癈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
杜預謂日月食無常時因名示義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云[illegible]

殊舊說也

廿七 日月食可推亦有不依交限而食

廿八 王基云以曆校之此會當在共和前

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大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已食既則後月不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云矣今

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

疏以日食爲重故月食爲常

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

非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
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
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
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與
日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
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子規 [illegible]規反

慎是也

【注】山冢謂頂崒謂厜㕒或作嵯峨崔嵬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峨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箋】若厲王時百川沸伯陽父不當遠取二代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

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彼幽王
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
當遠至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
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
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二十六人爲黨皇父爲首豔妻主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
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
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

番聚蹶楀皆氏屬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内史中大夫也掌爵禄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甲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三鄭謂家伯爲冢宰士得與士同列權寵相連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大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

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并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illegible] 都鄙立兩設伍今三有事自同職外

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貪淫多藏之人擇此
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
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慭然強欲遺留一
老使之守衛我至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
居向邑禮畿内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
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
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内故王制注亦云見
畿内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
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

一鄉以此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猒也不
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内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
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
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

卅六 噂沓對語而背相憎此孽匪天由人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猶
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爲災
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
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主由人也

(七三)友於王無親故可舍去已不敢傲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

按此第十八葉缺今從舊抄本錄補

道光丁未五月翔記

要義卷第十二下　小雅雨無正至巷伯

一　詩成而名曰雨無正箋傳刺幽厲異

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幽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二　鄭以周宗滅爲厲王出鎬京與傳異

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已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

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

屬厲王流彘周召行政曰共和

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

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

【四】彘在漢屬河東晉時郡分而縣移韋昭云彘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與漢時不同

【三】三事大夫謂三公大夫公卿之通稱

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世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所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二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

六箋傳以不能言巧言皆謂賢者哀哉至瘁休毛以為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

厲王時爲異

七 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

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

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 邪佞之

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

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

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八 云不可使則得罪云可使則友然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

云可使怨及朋友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正義曰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九 招其友俾還君王都辭以無室

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拒巳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

十鼠訓憂泣血係聲而出淚淚比血

説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涕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涕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涕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

二十　違臧而依否此道將何所底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二十　潝潝訿訿爾雅謂莫供職不解其文

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其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爲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十三】發言而無執咎如匪行而坐謀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十四】左傳騑也受其咎是執咎

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

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二三欲從楚二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十五 築室于道謀不得遂于成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十六 發軔謂去支輪木而發行

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

也

十七

毛意國雖小民雖少猶有聖哲謀肅乂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乂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乂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

膴音模 幠火吳反

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正義曰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廉止言國靡膴言民文勢互相通耳鄭訓膴爲法王肅讀爲幠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

[illegible] 疏所引書五事注非孔傳疑是鄭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

書五事以之所見爲次此以優劣爲差

致也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照晢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叡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叡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

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

十二 人知暴虎馮河之害不敬小人亦危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illegible]

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illegible]

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

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一七 發夕至明不寐有懷文武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以文武創業[illegible]

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六二 飲酒溫克謂溫藉自持溫蘊通

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箋中原有菽喻王位無常家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四 蜾蠃嫗煦螟蛉變爲己子

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菜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

【疏】小宛常棣脊令皆取其不能自止

正義曰毛以爲既王位無常當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

【說】桑扈竊脂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云

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
食肉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
活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
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
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

二七 窮盡寡財而仍有獄訟故卜其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
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
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

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八二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故鄭謂寡財

窶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

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

已二太子之傅作焉變序文以示義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正義曰太子謂

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

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

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

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

十三 宜咎被讒放逐詩意如舜怨慕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一】鷽卑居斯語辭類苑云鸒斯誤

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也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

【二】桑梓父所樹毛裏父氣毋胎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毋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毛

在外陽以言父裹在内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我辰安在謂六物之吉凶

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

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正義曰墐者埋

【音】墐謂路冢左傳道墐相望

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
傳曰道墐相望是也
【卅五】幽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
伐木掎矣析薪杝矣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
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杝謂觀其理
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
大子不如伐木析薪
【卅六】既酢酬賓曰奠酬三爵後旅酬酬酬醻通
箋醻旅醻正義曰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

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觴得遍而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

【卅七】逝梁發笱言褒姒盜寵又嘆皇恤我後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八 孔子善 [illegible]高 子談小 弁為固 卅九 毛引孟 子如兄 [illegible]關弓

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云至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涕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正義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董言固哉高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

賢我 云字多 及今本

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孔子之善舜知髙子譏小弁爲不逹詩之意也

十四 君子信盜盜者小人不窮稱

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别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弑大夫則

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職者盡於盜

一四 前廟後寢君子所作

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

二四 春秋之世爲公者多畿內諸侯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

蘇曾 爲公暴 士嘗 兼公故 皆稱公

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
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
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
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
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
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
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
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
而行下云[illegible]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

卿士矣

蘇公得譴而暴與其侶不唁疑有慙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
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行見王誰作
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
去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正義
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譖已而內慙

一

【四五】吉有慶凶有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

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

【四六】此言陳謂公館之堂塗

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

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遊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庭

七四 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何病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也

八四 壎篪喻相和世本謂二公作塤篪謬

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與鄭同也

九四 諸相疑有詛法用一牲非三物並用

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
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
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
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人與蘇公同
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
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此三
物並用其言並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
總而言之鄭伯豭犬雞並用非一處

十五

蜮短狐含沙射人五行傳溪氣所生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五 寺人傷於讒又傷其將及巷伯

五 疏謂周禮無巷伯知是內小臣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

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
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
名篇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
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
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之於羣臣貴者親近
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
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
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
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

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三五】萋斐以成貝錦如餘泉餘蚳之貝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正義曰釋魚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云古者貨貝是也

【四五】南箕二為踵二為舌踵已哆舌又侈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正義曰哆者言其寛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舌雖小寛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

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
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四 被讒而勸其謹言警以女遷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
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
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也
五 告蒼天察驕人矜勞人
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知上

〔八三〕 豺虎犯
有非者
所擇惡
之甚

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
人

〔九〕 投畀有昊付昊天制其罪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
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
欲其死亡之甚

〔五〕 之楊園先服畝丘諸大臣從近小始

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服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二下